

的哥故事



打車，路挺長，就與的哥聊天。他46歲，說這一行干了20年，能遇見的都遇見了。

某天，兩個男人打車。上車後，一位坐在副駕駛位置，另一位坐在後排。

車子接近目的地時，他提前抬表，車費顯示：13元。

坐前排的開始翻錢包，坐後排的看見，忙說自己有零錢，然後他手忙腳亂地翻兜，翻了一陣，開口說：“不好意思，只有9塊錢，還得讓你掏。”

坐前排的把手一揮：“本就該我來。”說完，抽出一張百元大鈔，遞給他。

“換一張。”他說。

那人微微一愣，又遞過一張50元的。

“換一張。”他說。

於是，又換成了20元的。

“換一張。”說完，他又跟了一句，“沒真鈔，就把那9塊零錢給我，趕緊下車。”

兩人扔下9塊錢，落荒而逃。

“他們用假鈔，你怎么知道？”我問。

他咧嘴一笑：“聽口氣，看眼神。”

二

那回，一位年輕姑娘打車。坐好就對他講：“大哥，您把玻璃搖上，我心裏難受，想和您說說話。”

他沒搖玻璃：“大熱天的，少說話。”

姑娘不聽，非要和他講，說自己情感受挫，活着沒意思。

姑娘滔滔不絕，他卻根本沒

聽。

車到半路，他猛地打斷姑娘，問：“你翻翻，身上帶錢了嗎？”

姑娘裝樣子翻翻，臉紅了：“你咋知道我沒錢？”

他不回答，只說：“我可以把你送到地兒，放心，可以不要錢。”

三

一次，上來一個中年男人。一路無事，接近終點時，那人掏出手機，撥了一通，然後無奈地向他求援：“師傅，我的手機欠費了，和人聯繫不上，能借您手機用用嗎？”

他並未多想，就把自己的手機遞了過去。

電話很快通了，可那人說話時的眼神，讓他頓生警覺，接着他悄悄伸手，按下了座位旁邊的內鎖。

果然，車剛停穩，那人猛拉右邊車門要往下跳，卻沒拉開，額頭還重重地撞在了玻璃上。

“把手機還我，付車錢。”說話時，他面無表情。

那人揉着生疼的額頭，臉臊得通紅。

……

這么些年，他經歷過的還有懷抱“古玩”碰瓷的騙子、提出以身付費的小姐，也遭遇過小偷、劫匪。盤點損失，共計手機3部，現金3000多塊。

“既然見多識廣，怎麼還讓人得逞了？”我問。

“人與人，活法兒不同，都不容易，別為錢丟了命啊！”他淡淡一笑，“碰上搶劫，冰涼梆硬的玩意兒比畫着，管它是不是真傢伙，誰敢死乞白賴較勁呀？人這一輩子，好事兒壞事兒都有，遇上了，只當給日子添樂兒。”

……

這么些年，他經歷過的還有懷抱“古玩”碰瓷的騙子、提出以身付費的小姐，也遭遇過小偷、劫匪。盤點損失，共計手機3部，現金3000多塊。

“既然見多識廣，怎麼還讓人得逞了？”我問。

“人與人，活法兒不同，都不容易，別為錢丟了命啊！”他淡淡一笑，“碰上搶劫，冰涼梆硬的玩意兒比畫着，管它是不是真傢伙，誰敢死乞白賴較勁呀？人這一輩子，好事兒壞事兒都有，遇上了，只當給日子添樂兒。”

人最容易迷失的地方是人群

英國作家道格拉斯·亞當斯有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：“人是很麻煩的。”這是一句大實話。

水，最容易消失在水中；人，最容易消失在人群里。一滴水清晰可見，但是，當它融入水中，你還能找到那滴水在哪里嗎？同樣，你是一個有個性、有思想、有自我的人，如果迫切希望被別人接納，渴望合群，常常也會磨掉自己的棱角，隱藏自己的個性，屏蔽自己內心的聲音。馬克·吐溫說：“跟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樣，我所暴露給世人的只是修剪過的、灑過香水的、精心美容過的公開意見，而把我私底下的意見謹慎小心地、聰明地遮蓋了起來。”因為，只有當你變得與人群中的其他人沒有多大區別的時候，這個群體才會接納你。

人們總是喜歡接納與自己相同的人，排斥與自己不同的人。人們渴望被

什麼樣的人群接納，就容易變成什麼樣的人。需要警惕的是，渴望被人群接納“人群”。這之間有什么不同呢？最大的不同就是，一個走在鄉間小路上的人，他不在乎別人的看法和目光，不用考慮自己的姿態和着裝。他會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，想怎么走就怎么走。而在社交場合交談的人，特別關心別人對他的看法，很在乎自己給別人留下的印象，他會把真實的自己隱藏起來，按照別人喜歡的方式行動。

正如張愛玲說的那樣：“裝扮得很像樣的人，在像樣的地方出現，看見同類，也被看見，這就是社交。”人需要社交，但不需要把自己的整個人生都變成社交。如果我們時時刻刻都在乎每個人的感受和想法，在乎每個人的議論和評價，那麼，我們就會失去自我的空間，忽視自己的感受，泯滅自己的思想，消失在茫茫人海中。



的心理常常會讓我們削尖腦袋，扭曲自己的個性，甚至做出違心的事情。最後，我們雖然被人群接納了，但自我卻消失了。

一個人獨自在鄉間小路上，這是一個“人”。很多人聚集在一個社交場

會說話，如果數據不夠理想，一定有必須要解決的問題。如果只知怨天尤人，那么，你只能等着讓問題打敗你。

一個人如果一直怪來怪去，剛開始，他會過得很輕鬆，因為錯都在別人身上，但他終會活得愈來愈沉重。最糟的是他會怪起自己的命來。怪命運最容易，因為天已注定，都不關自己的事。走到怪命運這個地步時，就難翻身了。

一個人的態度，決定他會不會找到光。如果他能心平氣和地接受事實，並且想方設法改進，那么，他永遠是一個值得期待的人。吳淡如



怨天尤人難翻身

最近，我到一位廚師朋友的餐廳吃飯。當晚，餐廳的人不多，朋友做完菜後，出來和我聊天。“唉，真不知道生意該怎麼做。最近，我們這條街開了好多家餐廳，競爭者愈來愈多，把這里的生意搞得愈來愈難做。”他說。

他抱怨了很多事情。比如，台北市的上班族愈來愈窮，很多人是“月光族”，根本沒有錢到外面吃飯。還有，最近幾個月天氣不穩定，雨常常下得很大，人們不願外出吃飯。他還認為，老闆決定不為餐廳申請信用卡付賬，客人得用現金，這應該也是客人不願上門的理由。

我聽着他的抱怨，忽然想起半年前我來這里的時候，這家餐廳剛開業沒幾個月，朋友覺得客人沒想象中多時也曾抱怨：“唉，真不知道生意該怎麼做，這條街上只有我們一家餐廳，客人不會專程走過來，生意很難做。”

老天爺一定覺得，人類真難討好啊。只他一家很難“集市”，多來幾家集市了，又怨嘆來搶生意的人多。

謀出路了？

和他談及此事時，朋友一臉深沉地說，以前總覺得對孩子最好的愛就是儘量給孩子優越的經濟條件，於是他拼命努力工作。即使晚上下班回家、周末休息，也抱着手機不放。

直到有一天，兩歲半的兒子拉着他的手，可憐兮兮地央求他：“爸爸，別玩手機了，陪我玩一会儿好不好？”

那一刻，朋友被兒子滿臉的渴望觸動了，他突然想起朋友圈瘋傳的熱文《爸爸，你再不陪我，我就長大了》。是啊！對孩子來說，最好的愛就是陪伴。

朋友傷感地說：“你知道嗎，當我們抱着手機刷朋友圈時，我們父母可能也在抱着手機，滿心期待地等着我們的電話。

“我為人父，亦為人子。看到剛剛發給你的文章，我才驀然想起，兒子已經一個月沒給我打電話了。當我把那個鏈接發給兒子，準備好好教育他一頓時，他竟然問我：‘你有多久沒給爺爺奶奶打電話了？’

“是啊！我也有一個多月沒給父母打電話了。我每天拿着手機不停地刷微信，等到想要給他們打電話時，卻發現已經將近夜裏十二點，心想他們已經睡下，還是不打擾了。

被兒子質問後，我抽出時間回了趟老家看父母，在家還是忍不住拿出手機刷微信。這時，70多歲的老母親颤顫巍巍拿出自己的手機，說：“要不你也教我倆用微信吧！以後就省得打電話了。”我看着母親用了多年的老人機，瞬間淚奔。暗自發誓，以後少刷微信，多陪父母聊聊天。”

最近我聯繫了那些淡出朋友圈的朋友，發現他們都過得很充實，很有意義。

接下來我也要淡出朋友圈，帶着孩子到山上走走，到海邊玩玩，到花園看花，到果園摘果，去看看朋友，逛逛書店，曬曬棉被，也曬曬自己。

附短文一篇 永不消逝的提示音

“堤壩”站是倫敦地鐵線路上普通的一站，但許多人經過時會駐足片刻，聽一聽地鐵提示音“Mind the Gap(小心空隙)”，品味其中愛的故事。這句話是英國演員奧斯瓦德在20世紀50年代為倫敦地鐵錄制的。然而隨着科技發展，越來越多的地鐵站採用電子提示音，取代了奧斯瓦德的錄音。2007年奧斯瓦德去世後，倫敦只有“堤壩”站還在播放他的錄音，於是，他的妻子瑪格麗特便經常坐在“堤壩”站里，一遍一遍地聽丈夫的聲音。2012年11月，瑪格麗特發現，丈夫的聲音被電子提示音代替了。傷心的她給車站寫了一封信，希望得到這句錄音的磁帶。車站得知原委後，決定重新播放奧斯瓦德的錄音。

此事感動了許多英國人。他們認為，這段錄音是對愛的最好詮釋，當現代科技讓我們陷入“同桌吃飯、各玩手機”的溝通冷漠時，我們需要重新尋找科技與愛的平衡。



於是朋友工作之餘，淡出朋友圈，儘可能地陪伴孩子。

5

一個經常在朋友圈分享“深度好文”的忘年之交，最近也不再以鵝湯文刷屏了。

我在微信上問他：“最近忙啥呢？怎麼不見你發朋友圈了？”

朋友沒有說話，靜靜地用

給我一條鏈接，打開一看，是個感人的故事：一位孤獨的老人拿着一部很舊的手機，走進一家維修店去維修。店員看了看手機，告訴老人，他的手機並沒有壞。老人聽後，目光顯得懨懨，突然哭了起来，說：“手機沒壞，那為什麼我總接不到孩子們給我打的電話？”慢慢地，老人傷心地拿着手機走出了維修店……

然後朋友問我：“你有多久沒給父母打電話了？”

我在腦海里努力搜索了一下，上一次給媽媽打電話還是上個月。

